一个醺然的春天

陆 苏

春天制茶

春天制茶。

封存光阴。

窖藏喜悦。

春天时,在看得见如画青山的山房里唤醒一座春眠不觉晓的柴灶,轻轻拭亮黝黑憨厚的铁锅。在院子里一字摊开洗净的一团喜气的圆竹匾,请春日微绿的小风吹过青绿荡漾的麦田,吹过柠檬黄湮染的油菜花地,吹过水边开满野花的小溪,吹过果树林、菜地,然后穿门入室,吹净屋内每一粒浮尘,从容铺排春天里最美好的小事——制茶。

满山的茶树都将豆蔻茶芽举高,供奉天地。采茶的手指如彩蝶翩跹像蜻蜓点叶,要提摘,不可掐取,不然茶梗的断处有指尖暴力的受伤痕迹,炒制后会留下黑的断面,虽是绿璧微瑕,却会严重影响茶叶的颜值。茶叶只取初绽芽尖的一芽两叶,簇簇新的春天味道,多一叶就多了去年冬天的旧味。

刚离了茶树的茶青有爆浆般蓬勃的茶浆之味,清香袭人。先得把它放养在匾里“摊青”,收收心敛敛性,让骄傲的叶片慢慢柔软婉约,让任性的茶香渐渐温良沉静,这个过程差不多要六七个小时,甚至一个春宵,修身养性得没了脾气的茶青才能获钦点入锅进入“杀青”模式。

锅温200摄氏度上下,茶青,在炒茶人掌中辗转翻腾,噼啪作响,热气上扬。炒茶的房间里茶气弥漫,添柴的炒茶的凑热闹的,每根发丝每根布丝都染上了被铁锅的火力逼出并肆意张扬的茶香。就连院子里的含笑花也几乎被禅意茶香劝降而忘了自己家传自带的香蕉香了。

经过约十五分钟火烧火燎的杀青考验,茶叶半成,出锅歇息。待茶青摊凉回潮,心神俱定,再进入最见炒茶人手上功力的辉锅程序。二十分钟的辉锅一气呵成,火候、锅温、手势的默契决定了茶形的紧实度和俊俏值。

新茶完成。次日,封装入憨厚朴素的牛皮纸袋,放入装了一半生石灰的缸里“收灰”,给新茶去火,给新茶脱水。

一周或半月后,新茶礼成。入杯,投壶,沸水八分,翡翠满绿。一抔春水里,住着空山鸟语,住着月下花影,住着浅绿深绿的草木时光。

春茶的茶事短则十数天,长则二十几天,茶人们摘茶制茶一天不得闲,沾多了茶浆的采茶的手会发黑开裂,沾多了炒茶铁锅的手会灼伤起泡,但那样的辛苦是他们一年所盼,越是忙,就意味着当年茶叶的收成越好。越是累,茶人们就越开心。

喝过了明前茶,喝过了谷雨茶,那山里山外的饕餮茶客才算解了等了一年的茶瘾,七魂六魄才终于尘埃落定地归位。然后,一年平安祥和寂静欢喜的日子才开始了。

那些窖藏在干茶里的春风和煦。

那些深睡在茶汤里的花言鸟语。

那些隐匿在茶香里的不能与人倾诉的相逢和别离。

……

一杯春茶。

敬天。敬地。敬你。

明前茶

绿琉璃般,第一盏明前茶。

感觉是刚用一管雪白羊毫蘸绿墨写就的一首七言绝句。或是一绝世青衣水袖轻扬的一支惊鸿舞。

是用来吟诵,聆听,闻香,赏色,唯独不是用来喝的。谁能舍得喝下那样醉人那般销魂的赏心悦目的一抔绿呢?

午后,暖阳下,或者微雨中,明窗前,就着或远或近的青山、茶园,与一盏明前茶拱手对坐,每一寸时光都是葱绿的,澄澈的。

那列轰隆而至的叫做春天的火车在一缕袅娜的茶香前戛然而止,慵懒地盘桓数日后,开始马车般的缓慢时光,各种新调制的颜色,沿着车辙,湮染了道路两旁的田野,又漫上了缓坡和山岗。

而明前茶,就如春天的第一个邮差,把江南小村某一座茶山上某一棵茶树的一枚念想,带去了远方。那芽尖在一杯沸腾的水中缓释而出的绿,是爱情的倾诉,是亲情的慰藉,是友情的问候,反正都是这春天第一拨席卷而至的惦记。

偷得片刻闲,就着几块手工花生酥,小口小口地抿饮春日良辰,三水过后,茶汤渐淡,却感觉每一根骨头每一个毛孔都透着浅浅的水绿,且有了微微荡漾的醉意。才知道,茶也是会醉人的。

每年,妈妈都会在清明前亲手采一些刚破梗而出的嫩茶,由爸爸在柴灶的铁锅里精心调教。那采回的小而匀称的新茶芽尖会在妈妈温热的指间作短暂停留,再在竹编的篓子、篮子或匾上稍稍歇息,平复离枝的心绪,收拾自己的妆容,或安置好我们看不见的刚置办下的春天的细软。然后,在爸爸的手和铁锅、柴火的成全下,新茶把青葱翠绿的颜色和草本的香封存在了扁扁、干干的小茶叶片内。出锅,散了余热,封了牛皮纸茶叶袋,在放了生石灰的缸里窖藏。然后,开缸,自饮,或是送人。这制茶的过程,是一项劳作,也是一个仪式,那茶叶经了手工的反复翻炒、揉捻,茶香自指尖弥生,丝缕相缠,直至满屋缭绕,春天也在那一刻渐入佳境。

爸妈手制明前茶的味道,是真正的小村的味道。哪怕是出自最好的乾隆御批的那几棵茶树王的明前茶,也是不能比,不舍得换的。如同家里的土鸡蛋,自种的水果蔬菜,自酿的酒,对我而言,都是这世上最好的养心美食和补心良药。

每一朵明前茶里,都倚坐着一个醺然的春天。

题图摄影:王爽 苑思思

(作者简介:陆苏,女,上世纪70年代出生于杭州富阳的一个叫做和尚庄的小村。曾出版《小心轻放的光阴》《把日子过成诗》《向暖而生》《我想要的生活》《林深见鹿——美得窒息的唐诗》等散文集、诗集。)

沽上丛话

若逢着艳阳高照,地面无风,克拉玛依的天空,一时间,大块的白云不飘也不动,白云上方,天空像被洗过般澄净,蓝白镶接,白里透着蓝。有时,天空又是浅蓝色的,似波斯猫的其中一只蓝水晶般的眼睛。如今,克拉玛依日常都可以看到这么高远的蓝天了。这样的蓝天,纯得像深邃的大海。白云似白玉没有任何瑕疵。这是思绪展开的一幅写意的画布,可任你尽心叙述灵动和诗意。

这样的蓝天白云,多年前,多在天山、阿尔泰山的山中可见,多在乌伦古湖、博斯腾湖的湖面上可见,城市里却很少可见。纵然克拉玛依是沙漠的美人,在城市中也很少见。

久居城市的人们,虽平时也素以为常了灰蒙蒙的天,但内心里莫不渴望深邃的蓝天白云。一位著名作家提醒过读者,要经常抬头看看天空。最初,我认为这是一种文学的语言,天空有什么好看的!再读,便有了深刻的认同感。

行走天山南北(九)

克拉玛依蓝

李显坤

曾经的风雨,曾经的阴霾,也模糊过克拉玛依天空的视线。干旱缺水,绿化不足,工业化进程造成的空气污染,都加深了克拉玛依人心中对空气质量不断恶化的阴影。

而在那之后,依照新思路新理念,克拉玛依引入了一条河,扩大了数倍的绿化面积,空气污染治理也加快了严格监督、快速投入的步伐。按照国家标准,开展了工业烟粉尘和挥发性有机物总量控制,实行了全过程治污减排,推广运用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拓宽城市污染防治项目融资渠道。作为一座石油城,更是对油田历史遗留环境问题整改实行了动态监管。

数据显示,在一系列“严要求高规格”的监管下,2017年之后,克拉玛依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90.2%,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3.7%。城市饮用水源地、河流、湖泊及水库监测指标基本达到国家类水质标准。声环境监测结果低于国家标准限值,土壤环境质量为清洁级,辐射环境均处于正常水平。

随着克拉玛依空气质量的提高,市民的要求也不断提升。

近年来,尤其在夏秋两季,朋友们发微信,随手上传几幅图片,大都是关于克拉玛依蓝天白云的主题,还有一个令人心灵震颤的题目:有一种蓝,叫克拉玛依蓝。

正因为全市空气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克拉玛依蓝”才成为了城市的象征。作为克拉玛依人,也才把如今的蓝天,当成了心中的骄傲。

白云是天空的晴雨表,也是对大地的真诚表白。蓝天因为白云的衬托,高远地显出纯洁。大地也因之仰望白云的飘逸,而愈发的厚重。

一日上午,雨后初晴,走出室外,仰望天空,天空如一泓清澈的水,几片淡淡的白云悠悠,蓝天高远,心中的舒畅一时无法述说。

而停留在蓝天上的白云,也显露出了隐隐约约的微笑。

高远的天是怎样的一种蓝呢?入目而不刺眼,是一种很舒适的、纯天然的蓝,人工无法制作的蓝。天空依旧如此的蔚蓝,白云依旧在漂泊。片刻又使人疑惑,蓝天似是大片的蓝晕染在白云上的。地面大片大片树木清新的绿,却都只是些微的点缀了,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只在风中做轻微的摇曳。树木的影子,在地上游动,就像轻巧的鱼儿在水中游戏般梦幻。

嘿,克拉玛依,你变了,变得大不同了!镜头里的你,反而让人怀疑是否色素失真了,不若就来到这里,在蓝天白云之下,再摆一个相伴沙漠美人的形象。

出于一个克拉玛依人的自豪,我欲以蓝色的语调或是语境来赞美这种克拉玛依蓝。也欲围绕着意象美学,以自己的言语,界定一番自己城市天空的蔚蓝。

克拉玛依,我发自内心地赞美你的蓝。

深入挖掘乡邦文化

——《老天津的诗社与诗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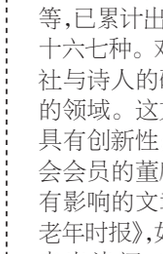
赵建忠

侯福志、董欣妍著《老天津的诗社与诗人》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推出,这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弘扬津沽文化,都是件有意义的事。当他俩请我介绍本书的时候,私情公谊,义不容辞。

在天津文化界,提起由、倪、侯(戏称“油泥猴”)几乎无人不知,侯就是侯福志,另两位分别是由国庆与倪斯霆。国庆研究天津民俗,斯霆研究北派武侠小说。福志作为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处的负责人,频年从事地方史研究,尤其对武清历史掌故如数家珍。新时期以来,报纸上常刊出他这方面的文字。福志为人低调,他那些接地气的文字涉及诸方面,包括地质文化史、北方报刊史、通俗文学史、民风民俗等,已累计出版各类著作、专辑十六七种。对民国时期天津诗社与诗人的研究,也是他涉猎的领域。这方面的成果,很多具有创新性;作为天津作家协会会员的董欣妍,发表过大量有影响的文章。她供职于《中老年时报》,如今这份报纸早已走出津门,在全国产生了影响。在纸媒普遍受到冲击的时代,能获得读者的认可,说明报社领导具有创新意识,但也凝结了包括编辑董欣妍在内的同仁的心血。与她的合作过程中,我深感其展现出的敬业精神,她创意策划的“聚红厅谭红”与“大观园荟萃”专栏,前者是本人的红学文字,后者主要是《红楼梦》电视剧演员们谈表演艺术的体会,这种形式深受读者的欢迎。

学术界将学术著作分成若干等级:即“新文献、新观点”“新文献、旧观点”“新观点、旧文献”“旧观点、旧文献”,最后一类多不会受到出版社的青睐。优秀的学术著作,或以文献丰富取胜,或以观点新颖见长,学术著作能经受岁月的考验而流传后世、嘉惠学林,总有其某方面的特色。《老天津的诗社与诗人》包括“诗社团体”“文献珍存”“诗坛轶事”“雅集之所”不同板块。作者重视文献的搜集,还原的大量历史细节,多可以找到文献佐证。侯福志数十年如一日的收藏功不可没。民国时期天津有很多诗社,如城南诗社、冷枫诗社、玉澜词社等。诗社之间还有交集,很多诗人有时会参加不同诗社的活动。诗社成员也不局限津沽大地,不少成员来自外省市,如由津门乡贤严修等倡建的城南诗社,天津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会员共200多人。“诗社团体”板块,专设“天津城南诗社成立始末”,对城南诗社的来龙去脉及文化史上地位进行了评价,这就突破了文献学层面。文献固然是研究文艺、文化内容的前提,但滞留于此层面,会钝化人的形象思维和感悟能力。在重视文献的前提下,作者将文献与文艺、文化层面结合,使得本书的研究视野,具有广阔的参照系和深层的制导因。《老天津的诗社与诗人》涉及诗词这一文体,作者的行文,始终未遮蔽文学的审美视线。研究方法与修行方法相似,方法不同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唐代神秀曾作《无相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慧能又作《菩提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前者讲究“渐悟”,后者讲究“顿悟”,修行方法迥异。文献、文艺、文化的不同内容,使得其各自研究路数也有区别。文献学重基础扎实,文艺学重感悟,文化学重多学科交融,但三者之间如实现完美对接,就是一维导向多维、平面引入立体的研究,可以开拓读者的视野并获取多层学术信息。

作为地方文史学者,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去系统梳理、深入挖掘乡邦文化。地处九河下梢的天津建城的历史不过600多年,但形成了“雅文化”“俗文化”“洋文化”的丰富形态,《老天津的诗社与诗人》涉及三种文化形态,其中的诗词文化,属于“雅文化”。人们常说“百年历史看天津”,就诗坛而言,天津的地位也非常重要。《老天津的诗社与诗人》的推出,不仅对于“百年历史看天津”提供了又一佐证,而且对于全国诗坛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本书最具学术价值的地方所在。



雨生百谷万物繁

郑学富

谷雨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六个节气,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传说谷雨的来历是为了纪念仓颉造字。据《淮南子》记载,轩辕黄帝时,史官仓颉通过观察鸟兽的足迹而受到启发,创造了文字。此举感动了上苍,白日竟然下粟如雨。后人因此把这天定名“谷雨”,成为二十四节气之一。人们为纪念他,在其墓门上镌刻一副对联:“雨粟当年感天帝,同文永世配桥陵。”并在每年的谷雨,举行仓颉庙会等活动。

谷雨有两层含义,即播谷降雨和雨生百谷,前者侧重于谷,后者侧重于雨,互为补充。播谷降雨意为谷雨雨量充沛,墒情好,是播种移苗、埯瓜点豆的最佳时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曰:“三月中,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今又雨其谷于水也……盖谷以此时播种,自上而下也。”俗话说“清明断雪,谷雨断霜”,谷雨节气的到来,意味着寒潮天气基本结束,气温回升加快,适合播种。如农谚说“谷雨前后,种瓜点豆”“谷雨下秧,大致无妨”“谷雨栽上红薯秧,一棵能收一大筐”“谷雨节到莫怠慢,抓紧栽种苇藕芡”。雨生百谷意思是谷雨时节,大田里正在生长的作物得到雨水滋润,充满勃勃生机,茁壮成长。《群芳谱》说:“谷雨,谷得雨而生也。”谷雨节气后,天气温和,雨水明显增多,空气中的湿度逐渐加大,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此时正是越冬作物冬小麦的抽穗扬花期,春播作物玉米、棉花的幼苗期,这些作物都需要充足的雨水来哺育其发育生长。在长江以北地区,有农谚说“谷雨麦怀胎”“谷雨麦挺直”“谷雨麦挑旗”。冬小麦开始孕穗、抽穗,正是小麦上粮食的时候,所以谚语说“谷雨有雨,缸中有米”;在长江以南地区,有谚语说“谷雨有雨,期期有雨”,此时的降雨量明显增多,早稻快速生长,油菜花结角,大地一片葱绿,景色美不胜收。宋代诗人范成大有诗曰:“村北村南,谷雨才耕遍。秀麦连冈桑叶贱,看看尝面收新茧。”描绘出一幅清新、明净的水乡春景,散发着浓郁而恬美的田园生活气息。

俗话说:“清明要明,谷雨要淋。”意思是清明是晴天,谷雨是雨天,是风调雨顺的好年头。春季六个节气中有两个带“雨”字的,雨水和谷雨,但是谷雨之“雨”与雨水之“雨”不可同日而语,同是一个字却有了很大的变化,雨水是由寒冷的冬天转暖后的初春雨,气温低,水雾细绵绵,随春风飘落,有时落地后过夜还会冻成冰。从雨水到谷雨历时两个月,已至暮春,气温稳定了下来,很少出现忽冷忽热的现象了,空气湿润,雨量丰沛,极适宜农作物的播种及生长。

古人将谷雨节气分为三候:一候萍始生。进入谷雨后,因降雨增多,河湖水塘里的浮萍长势迅速,绿意盎然。二候鸣鸠拂其羽。鸣鸠即布谷鸟,布谷鸟抖动着羽毛,放声歌唱,似在提醒人们不要耽误农时,及时耕种,所以布谷鸟又名“催耕鸟”。杜甫有诗云:“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宋人蔡襄也有诗云:“布谷声中雨满篱,催耕不独野人知。荷锄莫道春耘早,正是披蓑叱犊时。”三候戴胜降于桑。谷雨后桑树枝繁叶茂,戴胜鸟飞临桑树的枝头,鸣叫之声虽不甚悦耳,可漂亮羽毛却惹人注目。唐代诗人张何的《织鸟》诗曰:“季春三月里,戴胜下桑来。映日华冠动,迎风绣羽开。”谷雨还有品茶、吃春(食香椿)、走谷雨、赏牡丹等习俗。

题图摄影:赵和平

小楼春秋[3]

段祺瑞旧居

万鲁建

行走在和平区鞍山道,我们发现38号是一栋朱门掩映的寓所。向内观望,可以看到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三层建筑,造型宏伟壮观,正立面设有两层廊柱,饰有西式浮雕。细看门口的标识牌,上面写着“段祺瑞旧居”。那么,一生从未购过房产的段祺瑞,为何会寓居此处呢?这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段祺瑞,1865年生于安徽合肥,1885年考入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入炮兵科,这是他第一次到天津。后因学习成绩优秀,被派到德国学习一年半军事,又在埃森克虏伯兵工厂实习半年,1890年回国担任北洋军械局委员。1895年袁世凯开始在小站练兵,他很快就被调往天津小站,担任新建陆军左翼炮队第三营统带,兼炮队兵官学堂监督,代理总教习。他与王士珍、冯国璋并称“北洋三杰”,号称“北洋之虎”。他还以“三造共和”而为世人所知,又被称为“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

所谓“三造共和”,是指他曾经三次挽救中华民国。第一次是1912年孙中山和袁世凯举行南北和谈之时,为逼迫清帝退位,他联名冯国璋、曹锟等人向清廷实行“兵谏”。此为一造共和。第二次则是1915年袁世凯要称帝,段祺瑞坚决反对,曾五次劝阻,之后更是以沉默和称病表示抗议。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推举黎元洪任大总统,平息了南方革命军的反对声音,恢复民初国会和《临时约法》。此为“二造”共和。第三次则是1917年举行马厂誓师,组织讨逆军,反对张勋复辟,第三次拯救共和。

第三次的起因就是1917年的府院之争。时任大总统的黎元洪与时任总理的段祺瑞因在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产生分歧。黎元洪一怒之下,罢免了段祺瑞的内阁总理职务,段祺瑞出走天津,居住在意租界二马路。张勋在黎元洪的邀请下,进京调停府院之争。路过天津时他曾拜访段祺瑞。段对张勋说:“你若复辟,我一定打你!”然而,张勋并未在意,到了北京后仍拥戴溥仪复辟。于是,段祺瑞立即策划讨伐。此时,梁启超也恰好寓居在意租界,两人曾多次见面,商量讨伐张勋复辟之事。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返北京,再次担任总理。

1920年,皖系在直皖战争中战败,段祺瑞再次来津。这一次他居住在日租界的寿街(今兴安路)。但由寿街之名与其名字连起来有“短寿”之意,深感不吉利,便应妻弟吴光新之邀,搬入了位于宫岛街的吴光新宅邸,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段祺瑞旧居。

根据史料记载,这栋建筑是吴光新于1920年所建。吴光新原籍江苏,是段祺瑞原配夫人吴氏的胞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一直在军队任职,张勋复辟时他担任湖南提督府提督,后被湖北督军逮捕,逃出后寓居天津。这栋建筑由主楼、后楼、平房等建筑构成,均为砖木结构,主楼建筑面积为2400多平方米,共44间。首层正面中间部位突出,上十级台阶为门庭和前廊,二楼正面设屋顶平台,三楼北面东西角各有平台一座,楼内房间皆宽大考究。段祺瑞寓居期间,选择了一间房子辟作禅室,命名为“正道居”,自号“正道居士”“正道主人”,悉心研究佛经,不问政事。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并邀请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共商国是。1924年11月,冯玉祥来到天津会见段祺瑞。段祺瑞对他说:“中山系西南领袖,我们与雨亭(张作霖的字)偏重于北方。所以统一西南事宜,应征求孙中山意见。我迟迟不入京就是为了等雨亭。雨亭对我们很好,你来了正好,等他到后开始晤谈。”之后,在日租界的段祺瑞宅邸,便举行了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三方会谈,史称“天津会议”。三方就战后局势及如何组建中央政权进行了商谈。此后不久,应邀北上的孙中山也于1924年12月4日抵达天津,入住日租界的张园。当天,孙中山前往曹家花园(原孙家花园,现为九八三医院)拜访张作霖。张作霖就推举段祺瑞出山之事询问孙中山的意见。张作霖问:“先生对现在时局之取舍,合肥(就是段祺瑞)能当此任否?”孙中山答道:“现在除合肥外,实无第二者可当此任,今后可全委请合肥办理。”由此,段祺瑞再次回京担任执政。

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段祺瑞再次下台,第三次退隐天津,也是他最后一次寓居天津,他继续居住在日租界的吴光新宅邸。在此期间,段祺瑞过上了真正的隐居生活。他的外孙女袁迪新曾对媒体如此讲述段祺瑞的生活:“每天早上起来,外公头件事便是念经诵佛。待吃过早饭,他的老部下王揖唐便过来,帮他整理编选历年来的诗文,准备刊印一部《正道居集》。午睡之后,外公照例下围棋,晚上打麻将。”后来日本人几次到段公馆拜访,试图拉拢并劝说他出山,段祺瑞不胜其烦,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纠缠,他迁入英租界居住。“九一八”事变后,段祺瑞深感天津非久居之地,遂和陈调元商议,并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遂于1933年南下上海,离开了他寓居多年的天津。

后来,日租界的段祺瑞旧居成为日本陆军军官俱乐部偕行社的办公场所。日本在津政商界人士曾在此举行恳谈会。宋哲元主政华北时,也曾多次在这里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等人举行会谈,诉说着又一段历史。如今,旧居得以修缮,开启了新的一页。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扫此二维码,观看本期节目视频。

《小楼春秋》解说词:

1933年1月,为避开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段祺瑞在蒋介石的力邀下前往上海,就此告别了天津,直至逝世,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个曾经让他多次进退转圜的地方。

历经百年沧桑,这幢大宅几经易主,已不复当年旧貌。2018年,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张威老师主持下,这栋宅邸开始了为期4年的修缮工作。

经过精密细致的修缮,这栋建筑终于找回了40年前的坡屋顶和八角凉亭。剔除台阶表面风化层,清洗水刷石廊柱上的涂料,逐片修复入口地面残破的水泥花砖,恢复它百年前初建时的风貌。同时,也赋予了它创新的功能和全新的未来。(节选)